

No.10

2018/1

佛門網出版

門送出

主編人
空行



麥 農 專訪定賢法師

羅佩明 文學家鍾玲與白雲老和尚相遇

鄭志康 衍空法師談《天地一沙鷗》中的啟示

彌陀淨土思想及修持方法講座系列

陳劍鎧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國立屏東大學中文系教授

日期：1月16日、23日；2月6日、27日，星期二

時間：晚上七點至九點

護生畫集工作坊

張鏹之女士

日期：1月27日；2月10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七點至九點

所有講座安排：晚上七點至七點半提供免費素食；

七點半至八點半講座，八點半至九點禪修。



地址：香港元朗擊壤路17號順發樓三樓F-G室

電話：2476 7730

講座費用全免。電話、網上報名

<http://www.purelandassembly.org/activity/2017/autumn-talk.html>

或郵寄報名皆可。



陳廷驊
基金會
The D. H. Chen
Foundation



主 淨 薈



The Pure Land Assembly

www.purelandassembly.org



編者語

踏入 2018 年，在此祝願各位身體安康，法喜充滿，六時吉祥！回顧去年，港、台和各地讀者對《一門超出》愛護有加，十方好友更不時送上鼓勵，尤其是顧問團隊的各種專業意見、指導，非常受用，我們萬分感恩。誠如本期新增的「明覺洞見」文章所言，當今佛教媒體應致力傳遞正確價值觀，思考傳統經典義理與現代詮釋之銜接，穩立於本源。如此一來，聞、思、修便有保障，我們亦不易迷失。

一如過往，今期善知識雲集，先請來定賢法師。法師是暢懷長老的大弟子，他在專訪中提及接引大眾趣入佛法的態度及實際的操作。他亦分享了弘法中的點滴，包括在他的觀察中，現在學佛人遇到甚麼樣的難題，對我們有很大啟示。

佛教講因緣，萬事皆看緣分。因緣未到，過門不入；因緣到了，不請自來。現任澳門大學鄭裕彤學院院長鍾玲，當初與佛結緣，也是出於「無心插柳」的巧遇，但這次機緣卻為她的人生開拓出另一片風景。且看文學家鍾玲是如何與白雲老和尚相遇、在創作中參悟人生！

《一門超出》的理念是海納百川、不囿於門戶。承此理念，我們歡迎十方來稿，內容圍繞佛教與社會、教育、文化藝術、歷史等範疇，務求深入淺出，言之有物，字數在 2,000 至 4,000 之間。一經刊出，謹致薄酬。有興趣的讀者請連同文稿及個人資料電郵至：enquiry@buddhistdoor.com，並註明投稿《一門超出》。🚪

一門超出

手藝人奚淞題寫

目錄

- 04 明覺專訪 文：麥農
假如達摩祖師生活在這個世代，他會否舉行
朱古力禪？——專訪定賢法師
- 14 明覺專訪 文：羅佩明
專訪文學家鍾玲：與白雲老和尚相遇、在創作
中參悟人生……一切皆是緣！
- 20 明覺洞見 文：鄭志康
云何返本歸源？如何處理傳統經典義理與現代
詮釋之銜接？一個佛教媒體之若干思考
- 26 校園・學緣 文：鄭志康
放開懷抱，放眼宇宙，過非一般的學佛人生
——衍空法師談《天地一沙鷗》中的啟示
- 28 英語專稿 By Shuyin
Monastics in White: The Medical Monks and
Nuns of Vietnam
- 34 素食時代 文：說柏
黃家和紮根社區、開設純素小店
積極推廣素食
- 38 直指人心 文：傳燈法師
主真的會來接我嗎？



「境隨心攝」第三期比賽最佳作品

©Lam Lai Chun (右)

©LI PUI MAN (左)

出版人：林國才
執行編輯：鄭志康
美術設計：Dechen Lodroe
攝影：Tim Liu
Maseedis Kay

出版：佛門網有限公司
新界荃灣白田壩街 5-21 號
嘉力工業中心 A 座
9 樓 506 室
(852) 2405 6328
enquiry@buddhistdoor.com
www.buddhistdoor.org

《一門超出》顧問（按筆劃排名）：

衍空法師	海全法師
傳燈法師	僧徹法師
陳劍鏗教授	麥成輝先生
惲福龍校長	劉宇光教授
潘宗光教授	

所有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本刊立場。

《一門超出》受國際及地區版權法例保護，未經出版人書面許可，任何圖文不得全部或局部轉載，翻譯或重印。

© Buddhistdoor All Rights Reserved.



假如達摩祖師生活在這個世代，
他會否舉行朱古力禪？——專訪定賢法師

梁武帝問禪宗祖師達摩：「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達摩不諱言道：「並無功德！」達摩如斯的回答，聽在貴為一國之君的梁武帝耳裏會作何感想呢？達摩似乎沒有顧慮這一層面，或許他更在乎的是佛法的真實義。

當達摩明白梁武帝並非相應上乘佛法後，他毅然走上嵩山，並在那裏面壁了九年。在深山中面壁九年並非易事，當中的困難可想而知。定賢法師表示：「達摩之所以面壁，為的是等待一個有緣人——一個能傳承大乘禪法的佛子，其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度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也許我們會對此感到惋惜：假如達摩能「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的方便去引導梁武帝，再利用帝王的影響力推廣佛法，這樣豈不會令當時南朝的佛教更加興盛？達摩假如生活在這個世代，他會開設甚麼方便來接引大眾？會否舉辦朱古力禪？當然，這些突發奇想只是些假設性的問題，不可能有個標準的答案。

與定賢法師聊天也是如此，他不會給出一個「標準的答案」。法師說話很樸實，不像璀璨的煙花般讓人眼花繚亂；反之，他說話的內容像是一枚魚雷，投進水裏後在某個深度便會自動爆炸。那種震撼力反而顯得悠遠深長。法師言談中的機鋒，聽者須自己心領神會。



定賢法師表示：「在處理問題時，我們
必須一清二楚，不可含糊其辭。」

萬變不應離其宗

定賢法師表示，接引大眾時所施設的任何善巧方便，都不應違背佛教的戒律精神，且要緊扣著佛法的正見。法師稱之為「萬變不離其宗」。

談起「戒律」，人們往往將它與束縛、宗教規範或教條劃上等號，並認為持戒會使人不得自由。戒律是一種高的門檻，倘若將它作為學佛要求，豈不會嚇退許多想進入佛門學習的人？法師表示，視戒律為束縛是一種錯誤的認知。「戒，是能使我們邁向清涼及解脫的，所謂『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省』。沒法跨過這道門檻，就根本不算進入佛門。假如跨越不過（不持五戒），下一期生命我們便會失去人身。失去了人身，還能談修行嗎？」

戒律具有規範身語意的作用。法師表示，人有與生俱來的煩惱與習氣。修行不是流於表象的事，我們並不會因為被冠上「宗教徒」這個稱號，便立即與我們的煩惱和習氣分割，所以「我們必須透過戒律的道德

規範，來轉化自己的心識及行為。」法師進一步解釋：「如果我們能持戒清淨，繼而對佛、法、僧三寶建立堅定不移及清淨的信心，那麼眾生自然會樂意信受我們所講的話。」這是持戒所產生的力量。

姑息生禍患，隨便出下流

我們或許可以將定賢法師這種「只要自己持戒清淨，別人便會樂意信受我們所說的話」的信念，視為一種因果的反思及訴諸德行的感召——透過自身的修行，去攝受他人。然而，他亦清楚在弘法時的實際困難，「佛教在弘法方面本來是較為被動，因為佛教注重的是欲念的減少乃至止息，這是一種與世情恰恰相反的價值取向。」

假如我們沒認清這種差別或矛盾，便容易陷入「為了迎合大眾的口味、順應社會的潮流而忘卻宗旨、初心」的盲點。順應世人的習氣，儼然將佛教變成一間「百貨公司——人要甚麼我們便給予他們甚麼」。法師指出：「這是一種功利交換，不單會使

人的關係變得脆弱，而且會使佛教變得庸俗。」

在法師眼中，佛教像是一間「專門店」——專門療癒眾生煩惱。所以，「它不應有太多的添加劑，否則會喪失佛教的本質。」法師引述印順導師的開示補充，「佛法是一味的，目的只為治病——貪瞋癡之病，對症下藥的處方就是『緣起』和『空』正見；但是眾生執拗難調，『良藥苦口』，此

時必須調配藥方變化口味，使得容易入口。」為配合眾生口味，使良藥可口，我們於是不斷地在這「一味的良藥」加入他們想要的元素。假如添入的元素超過良藥原有的成分，甚至影響了良藥的發揮，那麼這味添加了許多「善巧方便」的良藥，還是那味能讓眾生得到究竟解脫的良藥嗎？

法師續說：「接引大眾的方法要樸實，不應該



定賢法師（右）與台灣福嚴佛學院院長厚觀法師（左）合照

『炫』或『玄』。『炫』是指外相上的，增加過於新穎、炫誇的元素以吸引信眾；『玄』則是指理論上，講得太過虛無飄渺。因為無論是『炫』的元素或是『玄』的話語，都不能解決他人內心的煩惱，它們充其量只能暫時將煩惱轉移。」

從師奶菩薩到尸羅菩薩

以上是定賢法師提出有關「接眾的態度」。這是觀念的層面，然則回到現實生活中，法師又如何運作呢？

佛法碰觸生命的存在問題，這些問題每每需要一番經歷的人才能理解，譬如人生是苦。可能是基於這種原因，佛教給人的印象是老人才會信的宗教。最近幾年，有些人希望把佛教年輕化，有人甚至打正旗號，目標受眾就是年輕人。

對此，法師卻有一番與別不同的見解。「我在乎的不是他們的性別、年齡，我傾向從『對方是眾生』的角度來看待。」如果我們將法師的這種見地與菩薩度生的精神——「眾生無邊誓願度」對照，不難發現這種見地更契合四弘誓願。「所以，從弘法利生的角度來看，我們也不應忽略這班老菩薩。」

「不應忽略老菩薩」，除了是與四弘誓願相契合之外，也與緣起法相應。從緣起思想來看，人與人、社會、乃至自然是種相互共存，具有共同的利

節奏生活，對戀愛淡泊，覺得拍拖很麻煩……

害關係。以人際關係為例，在這關係中，家庭成員的往來是一個最密切的系統。而在這個密切的系統中，母親往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她們往往是孕育、凝聚整個家庭，並給予家人慈悲關愛的角色。法師指出：「我們要教導這班師奶菩薩，除了修福之外，我們還應該鼓勵她們修慧。當她們明白佛教的義理，便能於生活中實踐佛法並發揮身教的示範作用。」法師笑說：「由於『師奶』的讀音與巴利文的“sīla”（「尸羅」，意思指「戒行」。）相近，我們於是將『師奶菩薩』改成『尸羅菩薩』，寄望她們『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痴』。」

學佛者應有的處事態度

談及現時一些學佛者的處事態度，不禁令人聯想起最近網絡上的流行用語——「佛系」。「佛系」一詞源自日本，它與佛教其實沒有直接關係，只是借用佛教講求超塵脫俗的價值取向，來描繪一類「任性卻怕麻煩」的人群。他們的特徵，包括將自己的興趣放在首位，喜歡按著自己的

至今「佛系」一詞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它用來指稱一種「可有可無」的生活態度，故抱持「佛系」心態的人，對一切事物總表現出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樣——既是清心寡慾，又習慣把「平常心」、「隨順因緣」等字眼掛在嘴邊。不過，藉超脫的字眼，合理化「無所謂」的心態及行為，其實與佛法是相違背的。定賢法師在接受訪問時表示，學佛者的處事態度必須一清二楚，不可含糊其辭；而要達到「不含糊」，則必須先釐清概念。

放棄自我，不等同放下自我

佛法認為，世間的所有事物，都是在相依相待的關係中存在。這種「相依相待的關係」，是依因緣而生起的，與主張「神我或永恆不變的實體自我」或「虛無主義」的理論不同。所以，佛法認為凡是緣起的便是無自性，無自性即名為「空」。換言之，



定賢法師正在開示佛法

佛教談「空」，是要我們於現象中把握本性為空；同時，依空的實相剖析現象界是緣起的，並非固定不變。要是能恰當地把握「空」義，了知事物沒有實在、不變的自體，那麼我們便能夠在隨順因緣中積極——努力開拓、創造因緣，令原本不夠圓滿的事情趨向圓滿。

然而，倘若將「空」義誤解為否定現象界的所有事物，這樣我們便會陷入虛無，混淆了「放棄」與「放下」的意思。定賢法師表示：「在處理問題時，我們必須一清二楚，不可含糊其辭。」法師補充：「我們千萬不可繞過『面對、接受、處理』的階段，直接跳去談『放下』，因為從面對問題到放下是有次序的。」沒有經歷面對的階段，直接放下問題，無疑等同放棄或逃避，「這不是真正的放下」。

人為甚麼會逃避問題，放棄自我呢？心理學家弗洛姆在分析人類的行為現象時表示，人類有種「拒絕接受選擇」的現象。人在作選擇時，往往會感受到各種限制，包括需要承受選擇後所帶來的風險。為了躲避這些限制及風險，人於是用「不願選擇」

的方式，來逃避選擇，以避免承擔可能衍生的責任。所以「不願選擇」有時也是逃避面對問題的一種傾向。

要如何對治逃避問題呢？定賢法師建議「最好是把問題攤開，並將它放在『太陽』底下曬」。這是一種譬喻手法，以「太陽」來暗喻佛法，法師的意思是要我們「用佛法觀照內心與人事」。當然，要懂得觀照，則必須切實的從「聞、思、修」著手。

分辨假弘法，真騙徒

論到聽聞佛法，趨入佛道，定賢法師表示「必須從親近善友開始」。法師續說：「從根本佛教中，便有『四預流支』的實用學習指引：『親近善士，多聞熏習（正法），如理思惟，法隨法行』入手。這是進入聖賢行列的必要條件和方法。」

法師解釋，除了「親近善士」外，後三者其實就是「聞、思、修」的別稱。「『善士』是指善知識——

能指導我們正確的佛法和善法的人，修學佛法要親近善知識，再依循善知識的開導，修習聞、思、修。」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親近好的老師和朋友、選擇合適的環境，為自己創造修學佛法的因緣，以便聽聞和修習正法。」

話雖如此，但是法師亦指出聽聞正法的困難，而這困難正是初學者必須面對的。「現時的網路及媒體甚為方便，某程度為初學者帶來了聞法的便利。然而，過多的資訊卻導致初學者難以抉擇。加上傳播媒體的便利，任何人都可在網上任意發表他們心目中的佛法。缺乏佛法基礎的初學者，往往難以分辨甚麼才是正信的佛法。這無疑為他們在修學佛法上造成了困難。」初學者尚且不能分辨甚麼是正法，更遑論要辨別誰是善知識；既然辨別不了誰是善知識，那就談不上親近善士了。

佛典中列明了一些「善知識」應具備的條件，不過要辨識這些條件或標準，非要具備佛法的基礎知識不

可。換句話說，就算懂得那些條件但尚未具備佛法基礎的初學者，仍然難以分辨誰是善知識。

在這種情況下，法師覺得初學者要學會區分誰是宗教騙子，以免受欺騙。他解析道，假扮善知識的人所使用的手法，與時下騙徒的詐騙技倆其實是一樣的，均屬「掩眼法」——在真的東西裏摻雜假的東西，先博取信任，繼而騙取他人的利益。以宗教的騙子為例，他們會利用一大堆佛學名相、理論或行儀（真的東西），來博取別人的信心；然後再使用各種軟硬庸俗的手段，向信眾行騙。當有人質疑他們時，行騙者又會使出慣用的技倆——搬出高深的佛學名相或似是而非的謬論，來蠱惑信眾，務求達到欺詐的目的。

站在思想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遠

基於上述的原因，定賢法師表示，了解佛法的途徑最好還是「直達原典，深入經藏」。然而，對忙碌的現代人來說，這並非易事，除了耐心

之外，深入經藏亦「需要具備良好的語文能力，包括古文、佛教用語和基礎知識。這需要長時間的學習，但對於生活忙碌的現代人來說有一定難度。現代人大多是為口奔馳，物欲強盛，身心慣於向外攀求，難於安住當下、靜心、耐心地修學佛法。」這都是影響我們直達原典的因素。

對此，法師建議可藉由印順及聖嚴兩位老法師的著作，窺探佛法。

「印順導師的《妙雲集》被許多人美譽為一部『小藏經』。想要清楚了解整個佛法藍圖，《佛法概論》及《成佛之道》這兩本書應該細心閱讀。前者的另一名字叫《阿含講要》，顧名思義該書就是根本佛教《阿含經》的思想。了解《佛法概論》的內容，便明白根本佛法的要義和早期佛教的發展。」不過，法師說這本書雖以現代的語體文寫成，但涉及廣泛的根本佛法教理，所以需要耐心研讀，最好有老師指導解讀。「印順導師的《成佛之道》是一本條理分明的著作，他簡明扼要地概括了皈依三寶的原理，聞法的態度；分析了修學五乘佛法的具體內容——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所以，若讀通《成佛之道》，便能正確明了整體佛法的修學架構。」

或許有人覺得印順導師的著作較為學術，希望看些比較生活化、平易近人的文字論述佛法，法師則推薦星雲和聖嚴兩位大師的著作。他笑稱，自己也是《正信的佛教》、《學佛群疑》兩本書的受益人。「這兩本書是聖嚴長老的早期著作，是極具啟發性的入門書籍。長老運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淺出的以一問一答的形式，解答了想認識佛教或想學佛的人，在修學過程中常常會遇到的問題。基本上，這兩本書釐清了許多世人對佛教的誤解，同時揭示了正信佛教的面目。」正確認識佛教，奠定好學佛基礎，那麼在修學路上，便可以避免走上冤枉路。

法師以《異部宗輪論》的偈頌作總結：「『應審觀佛教，聖諦說為依，如採沙中金，擇取其真實。』學佛修行，如佛所說，首要建立正見與正思惟，才可以真正利益自己和眾生。不想被世間的邪見、歪理、惡行蠱惑及讒害，必須用心體會古今大德法師與居士，對佛法的正確演繹，切忌斷章取義、人云亦云；同時須培養正思惟能力，抉擇佛法的真實意義，依教起行，自利利他，方名為正信的學佛人。」



專訪文學家鍾玲：
在創作中參悟人生……一切皆是緣！

佛教講因緣，萬事皆看緣分。因緣未到，過門不入；因緣到了，不請自來。現任澳門大學鄭裕彤學院院長鍾玲，當初與佛結緣，也是出於「無心插柳」的巧遇，但這次機緣卻為她的人生開拓出另一片風景。

「信佛前，幾乎是完全沒接觸過佛教的東西，對佛教根本毫無興趣，即使時常路經白雲禪師的高雄講堂，也就是後來我學佛的地方，但從來都沒進去看看。」信佛近二十年的鍾玲回憶道。

現年七十二歲的鍾教授，是著名女作家兼學者，數十年來一直醉心於文學創作及學術研究，曾發表多篇學術論文，並著有多部詩集、小說集與散文集。然而，學貫中西的她，前半生卻與宗教無緣，直至人到中年，才重新考量人生的去向。「以前我覺得創作最重要，感情也很重要，但過了五十歲，我就覺得人要有智慧，否則你怎能面對老年和死亡？」

鍾玲坦言，儘管當年已是大學教授，仍覺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因為智慧這東西並非學術課題，教授也未必知曉，而為了增長智慧，她曾跟隨道家師傅學道兩年，直到師傅過世才沒再繼續。「以前的我，思想上也許有點傾向道家，畢竟那是中國源遠流長的東西。不過，道家始終是一套思想多於一門宗教。至於佛教，當時我覺得它是外來的產物，對它完全沒有興趣。」

一句說話 成就因緣

時機未到，自然無法踏出第一步，但當機緣來了，哪怕只是一刻的感動，也足以改變人心。一直沒有宗教信仰的鍾玲，終於在五十三歲那年，遇上了這個人生轉捩點。「1998年，我身在高雄，出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農曆新年期間，我專誠打電話跟以前的上司、亦即前中山大學教務長黃俊英拜年。他告訴我，大年初五會到關廟的千佛山菩提寺拜訪白雲老和尚，並邀約我同行。就是這樣，我便跟了他往菩提寺。」

過年時到寺院向高僧大德拜年，並奉上紅包作為供養，是台灣人的一貫習俗，在佛教徒眼中，是一種積德行善的做法。然而，對鍾玲而言，菩提寺此行不過是陪朋友湊湊熱鬧，並無甚麼求佛求道之心，但最終卻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當時白雲老和尚在寺院的客堂接見我們。見面時，我給他遞上名片，他看了一眼，隨即就問黃俊英：這位就是作家鍾玲嗎？黃俊英說是。此時，老和尚就跟我說，二十八年前，他曾看過我一篇講述寒山詩的文章。」



鍾玲教授曾任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長，在學術界享有崇高地位，此為2004年她在院長辦公室留影的照片。



鍾玲當年與佛結緣，全因白雲禪師的一句說話
（攝於1998年台南縣菩提寺）。

鍾玲續說：「當時我真的嚇了一跳，一位出家多年的高僧大德，為何會記得二十八年前曾看過我的文章呢？我聽到他這樣說，即時就流下淚來，皆因我知道，我已找對了人。」正是這一瞬間的觸動，讓鍾玲決心向白雲禪師學佛，從中追尋人生大智慧，而她與老禪師這次相遇，更似是冥冥中早有安排。「就是這麼一句說話，沒有其他。說得玄一點，可能早在二十八年前他已收我為徒。也許當年他看到我的文章時，已知道我終會出現。」

學習佛法 純求智慧

自此之後，鍾玲每隔一兩個月就到禪師的高雄講堂與白雲禪師見面，風雨不改。「當時我問老和尚應該先讀哪一本佛經？他就叫我先讀《金剛經》。但我從來都沒看過佛經的，當然是看

得一頭霧水，於是老和尚就很有耐心地為我逐句講解。讀完《金剛經》，我又讀《圓覺經》，遇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問老和尚。」回想當年，猶如昨天，一切仍是歷歷在目。

鍾玲說，她跟老和尚幾乎是無所不談。雖然他是出家人，卻通曉天下事，從股票市場、政治氣候到國際關係，他都分析得像專家一樣。「他的修為很高，講解佛經時，眼神像海洋般深邃。我漸漸發覺，他確實是一位有大智慧的老師，更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她直言學佛不能靠自己，必須有智者從旁指點。「我學佛純求智慧，這單靠自己是做不到的。除非你的天資媲美六祖慧能，那或許不用別人教導，但我們只是凡人，定要別人點撥。」

就這樣，鍾玲一直跟從白雲禪師學習佛法，直至2011年老和尚圓寂為止。「過往曾有很多人跟老和尚學佛，我只是其中一個。雖然我沒有出家，但他早已視我如弟子。」即使老和尚圓寂後，鍾玲仍經常到菩提寺與一眾比丘尼研經論佛，有時更會在寺內舉行講座，但由於她不是出家人，故須謹遵師父教誨，只能講述與佛教有關的課題（如唐朝詩人王維與佛教的關係），卻不可解說佛法和教人修行。

遠離煩惱 始於小悟

儘管如此，鍾玲仍希望將自己從師父身上學到的東西，與大眾分享。於是，自2014年開始，她每月都會

寫一篇約一千五百字的佛教短篇小說，供台灣及香港的報章雜誌刊載，至今已寫了近五十篇。此系列作品亦名「掌上小說」。「這些小說並非專門寫給佛教徒看的，而是以一般人為對象。所以我不會刻意說甚麼佛學道理，反而希望讓一般人從中得到一些小領悟，令他們的精神境界得以提升。」

她解釋道：「學佛有小悟，有大悟。老和尚曾經說過，頓悟並非常人所能做到，一般人只能靠漸修和小悟，而我每篇小說寫的正是小悟。」雖說是日常生活中的小小領悟，但當許多小悟累積起來，就能助你遠離煩惱。「你在生活中遇到一個難題，心生煩惱，假如你能夠解決，此後再遇到同類問題時，自會懂得如何應付。如果你有能力應付許多問題，那麼你的煩惱就會越來越少。」

事實上，這些短篇小說，不少取材自鍾玲的自身體驗與他人的親身經歷，都是生活中的真實寫照。「像〈魂迷高流灣〉那一篇就完全是我自己的經歷。我在香港工作的那段日

子，曾先後兩次到西貢高流灣遠足，第一次覺得路途崎嶇，非常驚險，但到了第二次，已完全沒有那種感覺。為何會這樣呢？其實就是出於我們對未知的恐懼。」鍾玲認為，對未來的恐懼正正是煩惱的根源，所以我們必須靠智慧去釋除憂慮。「佛經也說，當你看到一朵花，覺得它很美，但其實那朵花只是『虛華』。你覺得它漂亮也好，慨嘆它快要枯萎也好，都是出於你的想像，一切都是空的。〈魂迷高流灣〉說的就是『虛華』。」

放下自我 利益眾生

鍾玲更強調，佛家的修行是完全針對自己，修的是自我。「老和尚教我們要把問題想通，想通了，問題就不會再存在。假如事情還未發生，就不必多想，所以一切也在於自己。」有趣的是，修煉自我的方法，竟是「去我」，那就是消滅自我，不以己度人，多以別人的角度去看事物，多做有利於眾生的事情。「大乘佛教講求利益眾生，就像我現在擔任院長，也希望我所推行的每項措施，以至每次跟學生見面，都能夠讓他們

紀根本沒可能寫一部四十萬字的長篇小說，因為體能已駕馭不到。」

受益。要做到利益眾生，就要通過修煉自己，把那個『我』盡量變小。你懂得為他人著想，才能真真正正的幫助到別人。」

學佛近二十年，鍾玲自覺最大的得著，就是「得到了智慧」。她自言年輕時很喜歡表現自己，很想寫長篇小說，更想創作出很了不起的作品，但因為一直忙於撰寫學術論文及履行學院職務，最終都沒有寫成。現在，年過七旬的她，體力已不足以應付一部長篇巨著，所以只能寫些短篇。雖然壯志未酬，但她並不感到遺憾，也沒有半點不甘心。「到了某個年紀，就要做某個年紀該做的事。換句話說，就是要認命。」

對鍾玲而言，認命並非聽天由命，而是放下自我。「如果自我太強，自覺一定要寫一部能贏得諾貝爾獎的長篇小說，一旦寫不成，你就會非常焦慮，很不開心，甚至認為自己是一個悲劇。所謂認命，就是接受這個年

創作上要學懂放下，感情上也一樣。鍾玲不諱言，隨著不斷學佛修持，對感情也看得越來越淡。「六十幾歲時可能還會對一些事情有所牽掛，但現在受佛教影響，著眼的都是一個『緣』字。有些緣是惡緣，而且是千百年前一直延續至今。比方說，你是否還想與某人見面，那就看你想不想再將你和他的這段緣延續到下一輩子，還是在這輩子就讓它終結。」

說到底，一切皆是緣。人生悠悠數十載，如能在漫長的歲月裏，安然面對塵世間的緣起緣滅，不為成敗得失、悲歡離合所牽絆，那就是鍾玲所說的「智慧」，也是我等學佛之人畢生追求的境界。 卍



云何返本歸源？如何處理傳統經典義理與現代詮釋之銜接？一個佛教媒體之若干思考

1938年，太虛大師在其著作《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中，有一四句偈：「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當中「人成即佛成」被奉為至理名言，至今傳頌不已。翻開原文（說明那裡的原文），原頌應作「仰止唯佛陀，完就在人格。人圓佛即成，是名真現實。」2014年為紀念太虛大師圓寂七十周年，有作者於網上撰文，指「人成即佛成」一句強調成「人」等同成「佛」，訛誤半世紀，因為這樣一來便等同將信仰核心定性在人類身上；後有讀者撰文反駁，人「圓」跟人「成」，於語義並無二致。人格有礙，又如何成就佛道，故此不應望文生義云云。姑勿論誰是誰非，當今之世，部份人學佛，確有劍走偏鋒、以人乘壓倒佛乘之勢。一些人甚至視學佛為時尚點綴，只偏重於調劑生活壓力——隨便加配一個「禪」字，便視為靈丹妙藥，不求法師指引，不辨真、俗二諦，但取世間凡情，執實其中，不能自己。

《四十二章經》第十八章名為〈念等本空〉。念頭本來是空，若執虛妄為實，自然煩惱生起。故佛言：「吾法念無念念，行無行行，言無言言，修無修修。會者近爾，迷者遠乎。言語道斷，非物所拘。差之毫釐，失之須臾。」從念無念念一路說下去，提示非物所拘，莫初機者，就是學佛多年，亦往往難以抉擇。又因坊間資訊零星半爪，訛誤甚多，確會如經之所言，導致迷者越遠，失之須臾！為免陷於「執理廢事」、「執事廢理」等情況，而對佛

教事相義理有能存正知、正見，我們相信致力返本歸源，是為佛教媒體於新時代、新科技、新語境中不可或忘之立足。穩固立足於基礎上，便可多作嘗試，以弘傳佛法。誠如柏林禪寺住持明海法師開示，眾生欲認識內在本具之佛性，須取返本歸（還）源之道。「返本還源不是在外面去追求一種神秘的東西，而是在內心裏面去發現。我們越是向外尋求，離內心本具的品質距離就越遠。……要想把內心本具的佛性品質開發出來，必須把後天的分別心、妄念、情緒、觀點全部放下，也就是說，要從那些先入為主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以及貪嗔痴等種種束縛中跳出來。」^①

思考傳統經典義理與現代詮釋之銜接

能穩立於本源，不論是聞、思、修，便有保障，不易迷失。太虛大師倡導之人生佛教觀，可作為今世佛教媒體傳遞正確價值觀之標的。大師在《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中談到末法時代之眾生應「依人乘果趣進修大乘行」：「現在正值佛滅後三千年的末法時期，如果依着聲聞行果，是要被世人詬為消極逃世的，如果依著天乘行果是要被世人謗為迷信神權的。不惟不是方便反而成為障礙了……實行人生佛教的原理，依著人乘的正法，先修成完善的人格，保持人乘的業果，方是

① 《禪心三無》（2017），頁270-271，天地圖書。



時代之所需……由此向上增進，乃可進趣大乘行——即菩薩行大弘佛教。」大師以人為本，最終依然強調趣向菩提道。其五乘佛法之思想脈絡，建基於探求佛教如何與現代社會接軌，從而合符契機、契理之精神。對於作為擔荷弘法重任之媒體而言，則在於思考傳統經典義理與現代詮釋之銜接。現列舉三例如下：《阿含經》、《維摩詰經》、懺法，略作

說明。圍繞這三個範疇，佛門網今後仍會持致力組織文章，促進探討。

佛法修行當以正見為先行，故「邪見非法，正見是法，乃至邪定非法，正定是法。」（《雜阿含經》七八二經）。又，「有二因二緣起於正見，云何為二？受法教化，內思止觀。是謂，比丘！有此二因二緣起於

正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增一阿含經》有無品第十五）

如學佛者急功近利，用功不精，所知便不整全，易陷於「趨之若鶩，風迷一時」（文珠法師語）之風，更甚者是未明五戒十善，便妄談禪定證果。不少智者大德，早已提示四部《阿含》，實為學佛者之入門蹊徑。漢譯四部《阿含經》，屬於部派佛教體系，保留佛陀入滅後經律首次結集之原本風貌，最切近佛陀根本教義。日本學者增谷文雄點出，歷來《阿含經》所受待遇並不合理，東亞佛教徒及學者長時期忽視阿含經集，其受持讀誦者更是寥寥可數。究其原因，是《阿含經》早已被判為小乘經典之故，尤其受天台五時判教影響，鹿苑時（阿含時）所宣講之阿含經典特為鈍根眾生施設^②。幸而台灣自印順導師起，對《阿含經》研習

漸成風氣，算是邁出重要一步。經中所含教理，於我們掌握四聖諦、八正道、三法印等基礎有莫大助益，乃至關於緣起正見之聞、思、修、證，亦詳實羅列，引導我們走向圓滿解脫。

《維摩詰經》則重闡揚大乘菩薩道之實踐，並透過「不二法門」為中心，顯了言語道斷之真如法相。千年來妙手援引書畫、詩作、戲劇，呈現其不思議處，廣泛流布；維摩居士主張菩薩應隨類教化、調伏眾生。又云：「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眾生得不病者，則我病滅。」（問疾品第二）居士悲愍心甚深甚廣，視眾生如己，為上求菩薩道者之楷模。面對世道盡是苦難與抗爭、傷痕與無助，維摩居士揭示廣行大乘菩薩道之要旨，自是我們在家眾尋求以久之一服良藥。

② 增谷文雄編訳，《阿含經典》卷一（1987），筑摩書房。

漢傳佛教之懺法，最早可追溯至魏晉南北朝。修行者於佛前告白，坦然承認過失，披陳懺悔過去現在身、口、意業，誓願不復再造，是為拜懺；其所依儀則，是為懺儀。近世通行者有《慈悲道場懺法》（梁皇寶懺）、《慈悲三昧水懺》、《千手千眼大悲心咒行法》（大悲懺法）等，性質內容不盡相同，各有無量功德。法性講座住持法忍法師嘗言，現今佛教徒多自中年始信佛，前半生所造惡業不少，遑論過去多生多世所造之業。滅惡生善，乃離苦得樂之因，故有清理業障之必要^③。窮究懺儀起源，實為古德深明經中文理多有艱澀之處，遂將其轉為儀軌，便於唱誦，悉度羣迷。可惜有初機者只取懺儀表相，亦有人把懺

法標籤為迷信、古舊，存有誤解。我們若能深入懺法精神，往往對生者、亡者兩利，皆能消解宿業、累積功德，其殊勝處，不可不知！其義理處，不可不顧！

上述三項，雖未能遍及三藏十二部，然於欲發菩提心者、與佛有緣者而言，亦可作為入手之處。

拒絕接受以不求甚解取代嚴肅思考

丹麥哲學家齊克果（Kierkegaard）擅撰寓言，短短百字，機智靈妙。他曾言，即使頭腦最細小者，每每靈光閃動，亦能下筆成文，自稱作者，在報章上一抒己見。此君宛若火柴，頭中混有黃磷物質，手持其

③ 法忍法師，《反省身口意業 藉懺悔滅除業障——懺法之探討》

<https://www.buddhistdoor.org/tc/mingkok/> 反省身口意業 - 藉懺悔滅除業障懺法之探討

身，於紙上劃動，磷光閃閃下，亦能燒出三數專欄、洋洋萬言。然火光縱耀，不過彈指剎那，嘆一聲後終歸無以為繼，更非真實光輝^④。佛教處於世間，自不免涉及世間之事，並會引來諸般議論。論者若以學佛者身份，或援引佛教義理發言，應重視正法正道。不求甚解或意氣之言，實不能接受。作為媒體，更要倍加關注。

進一步言，擔負弘法的媒體，除了拒絕接受以不求甚解取代嚴肅思考、以標籤口號替換複雜論述之外，更應主動通過傳播正知、正見，鼓勵讀者培養辨別事理之能力，方符合佛教如實觀之施設。

一年將盡，理當觀往而知來。今借明覺洞見一欄，分享有關佛教媒體責任，及價值傳遞之若干思考，冀收拋磚引玉之效。祝願諸君來年繼續勇猛精進，志願無倦！

④ On Authority and Revelation, The Book on Adler, pp. 5-6. Translated by Walter Lowri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佛門網早前訪問了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總監衍空法師，談及中心新一屆的碩士研究課程。法師借用了美國名著《天地一沙鷗》（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發表對佛法和教育看法，現謹整理如下，並設立新專欄「校園·學緣」，希望和莘莘學子分享。

《天地一沙鷗》（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是李察·巴哈所創作的寓言小說。內容講述一隻名為 Jonathan 的海鷗。牠與眾不同，認為海鷗飛翔的目的不應該只是為了捕食而已。牠於是想，到底自己能否飛得更高、更遠呢？在 Jonathan 的角度來看，牠是為了飛翔而飛，為了達到理想而飛。

起初其他海鷗都嘲笑牠，著牠不要浪費時間。Jonathan 仍然堅持下去，為了飛翔，每次都受盡苦難，弄得精疲力盡，有一次更掉進水中。衍空法師道：「牠有沒有放棄？沒有。」到了最後，因為足夠的毅力和執著，他終於發揮潛能，成功飛得最高、最遠！「Jonathan 不甘願過平凡的一生，選擇衝出舒適圈（Comfort Zone），過非一般的海鷗生活。」他勸勉我們學佛，亦當如此，目光不應只集中在身邊的事物，而要放膽衝出去。明知困難，仍要繼續向前。「很多人生活每天都是上課、下課，上班、下班，模式一成不變，但我們仍然可以放開懷抱，不局限於一點之上。宇宙明明很大，然而我們的內心卻非

放開懷抱，
放眼宇宙，
過非一般的學佛人生——
衍空法師談《天地一沙鷗》中的啟示



常狹窄，受制於慣性思維，讓習氣牽著我們走。」

釋迦牟尼出家當初貴為悉達多太子，錦衣玉食，妻兒成群，如此美滿人生，他卻恁地拋棄，只因出遊四門，在街上見到生老病死四苦，深感人生無常，而決意出家，尋找真理。衍空法師認為，在這方面看佛陀是最具創意的人，也是最不傳統的修行者——當時印度的種姓制度是多麼的迂腐，釋迦牟尼在這個環境下成長，身為剎帝利一分子，卻能夠拋棄慣性思維，重新如實觀察這個世界。正因為如此，他掌握到破除眾生對「我」的

執著。「一旦破除我執，人生的空間便豁然開朗了。我們學佛，是要以這樣的目標為念。」

法師最後分享，若我們對現在的人生感到困難及不舒服，即證明過往的生活模式仍有可待改善之處。「要有新的投入，才有新的產出。學佛便是其中一個好辦法，讓你追隨佛陀的腳步，學會從另一個嶄新角度體察世間現象，從而推動自己增加對生命的熱誠。」

學佛如是，學習世間學問亦如是；學生如是，教育工作者亦如是。放開懷抱，放眼宇宙，就有機會飛翔，讓生命更加豐足。❀

本刊將繼續邀請法師大德和教育工作者，在本欄分享在校園推廣佛法的心得和經驗。

Monastics in White: The Medical Monks and Nuns of Vietnam

For most outsiders, especially those in the West, Vietnamese Buddhism is typically synonymous with Thich Nhat Hanh (who incidentally resides not in Vietnam but in France). Or, going back a few decades, the now-iconic image of Buddhist monk Thich Quang Duc, who set himself on fire at a busy Saigon intersection in 1963 to protest the persecution of Buddhists by the South Vietnamese regime led by Ngo Dinh Diem.

Although more than half of Vietnam's population is nominally Buddhist, Vietnamese Buddhism remains relatively unpublicized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despite modernization and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ligion is still a much-guarded subject in Communist Vietnam. Under the Ordinance on Religion and Belief, the government has control and oversight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which must be officially registered.

The Vietnam Buddhist Sangha (VBS) is the only recognized religious organization and representative



Buddhism provides the guidelines for TTDH staff, both monastic and lay.

of Buddhist monks and nuns, and lay followers in Vietnam and overseas Vietnamese communities, with jurisdiction over the 49,500 monks and nuns, and 17,376 temples and monaster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Because of its state-sanctioned status, the VBS is regarded with suspicion by some. Nonetheless, there is no denying the important role it plays in Vietnam. Besides scholarly pursuits, Vietnamese monastics actively engage in social and charitable work—in education, Dharma propagation, caring for the those affected by the Vietnam War, the elderly and orphan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n particular in the field of medicine and healing.

Following the footsteps of the Great Medicine Monk Ven. Thich Tue Tinh,* the VBS operates about 162 tue tinh duong (charity medical clinics), which offer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acupuncture to the poor, especially those in

remote regions. What distinguishes these clinics from other Buddhist medical charities, such as those found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is that many of the doctors and medical practitioners are monks and nuns, well trained and qualified in medicine.

One of the most established is the group of medical clinics operated by Tue Tinh Duong Hai Duc (TTDHC) under the umbrella of the Hue Buddhist Sangha in central Vietnam. Established in 1989, TTDHC is a charity providing free medical care and treatment for the monastic sangha and the entire Buddhist community in Thua Thien Hue Province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 The organization is headed by 72-year-old Venerable Thich Hai Ann, chief abbot of Tu Dam Pagoda, who is himself a qualified medical practitioner from Hue Medical University.

For Ven. Thich Hai An, serving the people's medical needs is seen as very much a part of the bodhisattva's practice emphasized in Mahayana Buddhism. "In Buddhism, serving all living beings is the same as making practical offerings to the Buddha," he observes. "We need the Dharma for the mind and medicine for the body. Without a good physical condition, one cannot attain spiritual uplifting. Hence by providing medical care, we are also helping the people to build up their merits and wisdom."

TTDHC operates four pagoda charity clinics with 64 staff members (24 full time, 23 part time, 15 volunteers, and two professional assistants). Among the staff are 18 medically trained monks and nuns, many of whom studied at Hue Medical University.

Using a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ne, TTDHC

treats more than 200 patients daily. Treatment and Western medicine are dispensed free of charge.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clinics have been compelled to charge a nominal sum for traditional medicines imported from China due to escalating costs.

Uncle Chu, an elderly patient who has been receiving treatment at the clinic for some years remarked, “The monk doctors here are very kind and caring. The medicine is free. This is of much help to poor people like us who cannot afford to go to the local hospital. The doctors also advised me on how to take better care of myself, like teaching us qi-gong and eating healthily.”

The TTDHC clinic in Truong An Ward also has a counseling room, providing support for more than 120 HIV patients in the province. Ven.

Thich Tam Quang, the 39-year-old deputy director of Tue Tinh Tinh Hai Duc explained: “The Buddha directed us to do good and to relieve suffering. As Buddhist monks, it is our way to practice compassion and kindness.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monk to take care of people,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are rich or poor. We cannot discriminate against anybody, what kind of illnesses they have, or whether they are men or women.”

In 2013, TTDHC established the Hai Duc Community Support Centre, with the aim of empowering local communities to engage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Public awareness programs are conducted on different topics—the environment, gender equality, livelihood, health and hygiene, and disaster response. To date, more than 10 programs have been organized to educate the public on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ts impact on human health, and the shared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mmunities. Such programs create a platform for stakeholders to share and exchange knowledge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mon health problems and diseases, and primary rescue and first aid skills in case of emergencies.

Working with other charity groups and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Hai Duc Community Support Centre also mobilizes its resources for medical missions in remote areas with little or no access to medical treatment and healthcare. Each of

these missions may last for a few days as hundreds of patients receive consultations, prescriptions, eye treatment, and even ultrasound scans and electrocardiograms. In addition, TTDHC also distributes dry rations and other daily requisites to needy families, and schooling needs for children.

Although the monks and nuns spend a large part of their day at the clinics, they are constantly mindful of their monastic roles. Ven. Thich Tam Quang shares: “Beneath our white medical cloaks, we are in monastic robes. When we are at



Ven Hai An and staff of TTDHC, Truong An Ward.

the clinics, we perform our duties as doctors. But back in the temple, our lives are like those of other monks. We start with chanting and meditation in the morning. After working in the clinic, we return to our temple and carry out our monastic duties and meditation.”

This idea of monks and nuns in white directly attending to patients of both sexes would be unthinkable in the conservative Theravada traditions, where a monk—even if he is fully qualified with a law degree—would not be permitted to practice law because of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donning a lawyer’s robes. But as Ven. Thich Tam Quang observes, “It is important to keep our minds clear and undefiled through meditation. This way, we can serve everyone wholeheartedly with compassion and humility, and without discrimination.”

In contrast to the conservative Theravada Buddhism in nearby

Thailand, Myanmar, and Laos, Vietnamese Buddhism has emerged from a tumultuous past with a unique mix of Chinese Buddhism, Confucianism, and Vietnamese traditions. Indeed, in their own practical way, the monks and nuns of Vietnam have managed to carve out a socialist form of Buddhism, redefined their roles, and made themselves relevant to the people in a modern era.

Looking ahead, Ven. Thich Hai An stresses: “Buddhism and society must progress together. Buddhism, people, and country are inter-related. The monks and nuns must feel the pulse of the people. Only when the people are with us, then Buddhism can grow and thrive in this country.” 🏠

2018 年剛至，又是新一年新景象。美國著名市場研究公司 Baum + Whiteman 早前發表一份 2018 飲食趨勢報告，預測「素食」將成為本年度一大飲食潮流。來到香港，茹素風氣近年也越見盛行，除了素菜餐廳越開越多，不少商店超市亦兼賣素食食材。位於元朗的「一素店」，正是全香港少見只售賣純素產品（不含蛋奶）的店舖，自 2015 年開業以來，一直為區內街坊提供健康純素食材；同時設有網購系統，方便全港素食人士訂購。店主黃家和（Wilson）這些年來在社區默默耕耘，見證著香港的素食潮流興起。原來 Wilson 開設「一素店」，最初的「顧客」並非素食人士，而是寵物！

一切由動物開始

「在開設『一素店』之前，我的工作為網站設計、數碼營銷，當年常常前往英國出差；記得 2012 年赴英公幹時，經朋友介紹下，認識了當地一個純素寵物食糧品牌。」其時 Wilson 因信佛已茹素多年，家中亦有養寵物，突然想到素貓狗糧在香港應有市場。「我發現香港很多貓狗十分容易生病，如果牠們多吃素糧，應有助健康。當然自己也做了很多資料搜集，確認這些素糧無問題，才決定引入香港。」

小店風格 助建立客人關係

起初，Wilson 只是透過網購方式售賣素貓狗糧，



後來因緣際會下結識了香港蔬食協會會長 Shara，對方向他笑稱：「在香港，人吃的純素食物，比動物吃的更難找到呢！」Wilson 於是萌生開設「一素店」的念頭。最終，店舖選址在元朗某個街坊商場，舖面不大，但裝潢設計甚有英國小店特色——駐足店舖櫥窗瀏覽，可見復古衣車、貴氣餐具等擺設——原來都是 Wilson 從英國跳蚤市場購入的。甫進店內，各種純素產品密密麻麻放滿貨架，當中八至九成均屬英國品牌，也有少量來自

Wilson 的純素食品小店，在元朗區默默耕耘多年，深得一眾素友及崇尚健康飲食的朋友支持。



美國、意大利或亞洲區，同時兼備本地農場新鮮運到的有機蔬果。

Wilson 認為，英國政府對食物質素的監管向來要求嚴格，質素上有一定保證。「我們每年也前往當地搜購純素產品，很多時會在超市掃貨，拿回酒店試吃過後認為 OK，便循包裝上的資料，聯絡生產商訂貨。」Wilson 發現，幾乎每次和純素品牌洽談入貨或代理時，過程均非常順利，「可能大家都是素食者，容易傾得埋，也不太計較！」

要說「一素店」的特色風格，除帶有濃濃的英倫氣息，Wilson 特別強調他們經營多年，一直堅守「愛護動物」的信念。「試過入錯貨，引入了含動物成份的產品，最後決定忍痛全批放棄，轉送給社福機構或食物銀行。」前來的顧客也不獨

是素食者，還有崇尚健康飲食及食物敏感的朋友，部份或對純素產品的認識不多，Wilson 及店員們會耐心向他們講解，和客人的關係和感情，就是這樣一點一滴累積而成。「曾有一位對牛奶敏感的小朋友到訪，讓他終可首次吃到（純素）朱古力和雪糕，那一刻他高興得很，我們也十分感動。這些滿足感，並非靠金錢所能獲得。」

改良網購系統 吸納全港素友

到訪「一素店」的熟客，多為住在元朗、天水圍及屯門一帶的街坊，當然也有區外朋友專程前來光顧。店鋪設網購系統，以方便全港各地的素友訂購。「網購是我們實體店的補足，訂購的絕大部份皆是素食者。」店鋪數月前特別更新網購系統及版面，設計上更方便用

家，例如在瀏覽產品時可即時看到是否有貨。Wilson 希望未來在處理網購包裝上做得更好。現時他們已盡量採用循環再用的包裝盒，亦一度嘗試尋找可分解的包裝物料，但因需求量少而未能訂購。Wilson 認為，支持「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符合愛護動物、愛護環境的大方向。不過要實行一點也不容易，「盡量做吧。」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縱然香港的茹素風氣日盛，素食食材始終屬小眾市場，Wilson 感恩一眾素友及非素友的支持，令他們可堅持下去；他更慶幸能將學佛的領悟，透過經營「一素店」實踐。他總結這幾年來經營的體會，認為只要鎖定方向（以愛護動物為宗旨的純素小店），一步一步走下去，其他事情自有最好安排，套用 Wilson 一句說話：「十分應驗！」例如當初籌備開店時甚麼也不懂、正苦惱如何遞交店舖設計圖則予商場發展商之際，剛好跟多年沒見、任職大型商店設計的朋友

重逢，在對方建議下終能順利過關，其後與不同素食品牌洽談的過程亦一直順利，至近年即使較難聘請店員，Wilson 也樂觀地想：「可能是想我太太多些時間留在店舖，和客人多點交流吧。」（Wilson 妻子主要負責店面工作，他則負責網購及後勤）。

「很高興這間小店能幫助到不同需要的朋友。我發現不少客人光顧完後，也面帶笑容離去。這令我深信店內有一個磁場，聚集了正能量。」Wilson 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將店舖「升級」為一間提供輕食的純素小店，讓這份素食的正能量，持續發揚光大。🍎



店舖以售賣外國純素產品為主，也兼賣新鮮的有機蔬果。



主真的會來接我嗎？

還有三年月婆婆就一百歲了。她的聽覺仍相當靈敏，只要稍微趨近她耳邊，她就能聽見我們說話。她為人樸實，心地善良，一生篤信觀音，可是如今長時臥病在床，內心鬱鬱不樂，她希望早點走。

「你準備好了嗎？」我問。

她肯定地點點頭。

「你知道要去哪裏嗎？」

她愣一愣，說：「我不識字，『求其』去邊度都無所謂。」

一個人病久了，所有意志、鬥志都會被消磨掉，尤其看到身邊的人為自己勞累奔波，覺得早走早著，不要拖累人。

祖師大德教我們要發願求生淨土，還說念佛往生才是好死。

我忍不住說：「不能求其啊！你不是一生侍奉觀音嗎？你有沒有想過去觀音菩薩那裏？」



「我不識字。」

「你雖不識字，但也一手一腳把子女扶養成人；觀音菩薩不會介意你不識字，重要的是你想不想去？」

月婆婆認真地點頭。

「那你記得跟菩薩說，請菩薩來接引。」

當一個人能接受自己的責任已經圓滿，願意萬緣放下，一心求生淨土，無論他最終能否成功往生西方，相信前路會比一般人好走的多。

芬婆婆病情不樂觀，她渾身不適，透過俗稱「貓鬚」的氧氣管用著五度的氧氣。

她見到我就問：「你是誰呀？」

「我是佛教院侍，我叫燈師父。你覺得怎樣？」

「很辛苦！」

「哪裏不舒服？」我問。

「全身。」

「有沒有食止痛藥？」

「沒用的。」然後繼續呻吟，「救命啊，好辛苦啊！」

「有沒有家人來看你？」

她搖搖頭。

一直站在床邊的菲傭細聲說：「有，每天下班後就來。」並暗示：「她是基督徒。」

人在生病時，地、水、火、風會失衡，尤其到了生命最後階段四大分解時，可能引致極大苦受，神智時而清醒時而錯亂也是可以理解的。身邊的人切記不要急下定論，或跟病人爭拗，否定他的說話，必須耐性地透過一次又一次照顧，慢慢拼湊出一幅比較完整的畫面。

芬婆婆繼續有氣無力地喊著：「好辛苦啊，救命啊！」

「你有沒有禱告？有沒有請主賜你力量？」

她點頭。

「有沒有跟主約定，以後要去天堂、去主身邊？主會在光明的盡頭等你。」

她靜靜聽著，突然說：「主真的會來接我嗎？」

我頓一頓，說：「你試試看，到時候你就會知道是不是真的。」

說實話，究竟佛、菩薩、神、主、耶穌會不會在光明的另一頭接引？只有當事人才會知道，我們能做的只有引導他放下千絲萬縷的愛恨情仇，放開對身體的執著，提起清淨的一念，這樣大概比較有把握往生善趣。

每個人都各有前因，都有他獨特的人生經歷，前面要走的路更是迥然不同，我們只能視乎個人的病況、心境、信仰等去展開互動。投入醫院關懷工作的時間越久，越是看到自己的不足和渺小，更再再讓我體會到一個人一生的所作所為是決定「最後那兩年」的重要關鍵。🚪

佛門網致力弘法利生的志業，營運經費有賴各界人士慷慨捐助。您的捐助能幫助佛門網為讀者提供更多元化的內容，利益眾生。請踴躍支持！

捐款表格

我願意支持佛門網（凡捐款港幣 \$2,000 或以上者均可收到佛門網 2016/2017 年度出版的印刷刊物*）

☐ 港幣 \$3,000 ☐ 港幣 \$2,000 ☐ 港幣 \$1,000 ☐ 港幣 \$500

捐款方式

☐ 附上劃線支票共港幣 \$ _____

支票號碼：_____

抬頭：佛門網有限公司

我願意每月支持佛門網（凡每月捐款港幣 \$200 或以上者均可收到佛門網最新出版的印刷刊物）

☐ 港幣 \$200 ☐ 港幣 \$300 ☐ 港幣 \$500 ☐ 其他金額：港幣 \$ _____

網上捐款

請到以下網址填寫捐款資料，登記成為每月捐款者！

<https://donation.buddhistdoor.org/tc/form/monthly>_____



捐款人資料

姓 名：_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

日間聯絡電話：_____

出生日期：_____

(DD/MM/YY)

電郵地址：_____

通訊地址：_____

為了讓捐款人了解佛門網的最新動向，我們將使用閣下提供的姓名、電話號碼、電郵及通訊地址，向您寄送捐款收據及活動消息。所有個人資料絕對保密，並會嚴格遵照法律規定處理。如您不欲收取資訊，請在下面的方格內加上剔號。

☐ 我不欲收取佛門網資訊

～阿彌陀佛～

請將此表格連同劃線支票郵寄至：新界荃灣白田壩街 5-21 號

嘉力工業中心 A 座 9 樓 506 室

「佛門網」收

* 佛門網定期印刷刊物：《一門超出》、《明覺文庫》



郵
票
位
置

新界荃灣白田壩街 5-21 號
嘉力工業中心 A 座 9 樓 506 室
佛門網有限公司



派發地點

廣告查詢：(852) 2405 6328 / enquiry@buddhistdoor.com



串門子
台灣台北市大安區
麗水街13巷9號一樓



無事生活
台灣台北市信義區
吳興街461號

台北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香港新界沙田
馮景禧樓204室



大覺 福行中心
大覺福行中心
香港九龍長沙灣長義街10號
昌隆工業大廈12樓A1室



靜觀
香港元朗翠綠路17號
順發樓三樓F-G室



東道覺花雲來集
東道覺花雲來集
香港柴灣祥利街9號
祥利工業大廈23樓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香港薄扶林道
香港大學日周年校園
賽馬會教學樓4樓415室



Harvester
上環新街市街
德利商業大廈A-B舖



Green Common
中環德輔道中173號
南豐大廈1樓1號舖



東道覺花
東道覺花
香港跑馬地山光道15號



雲來堂
銅鑼灣百德新街55號
A座10字樓





出版：

 佛門網
buddhistdoor